

鏖战七十二昼夜

孙 昊 著



7.5
3

鏖战七十二昼夜

孙 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541总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6.625字数: 138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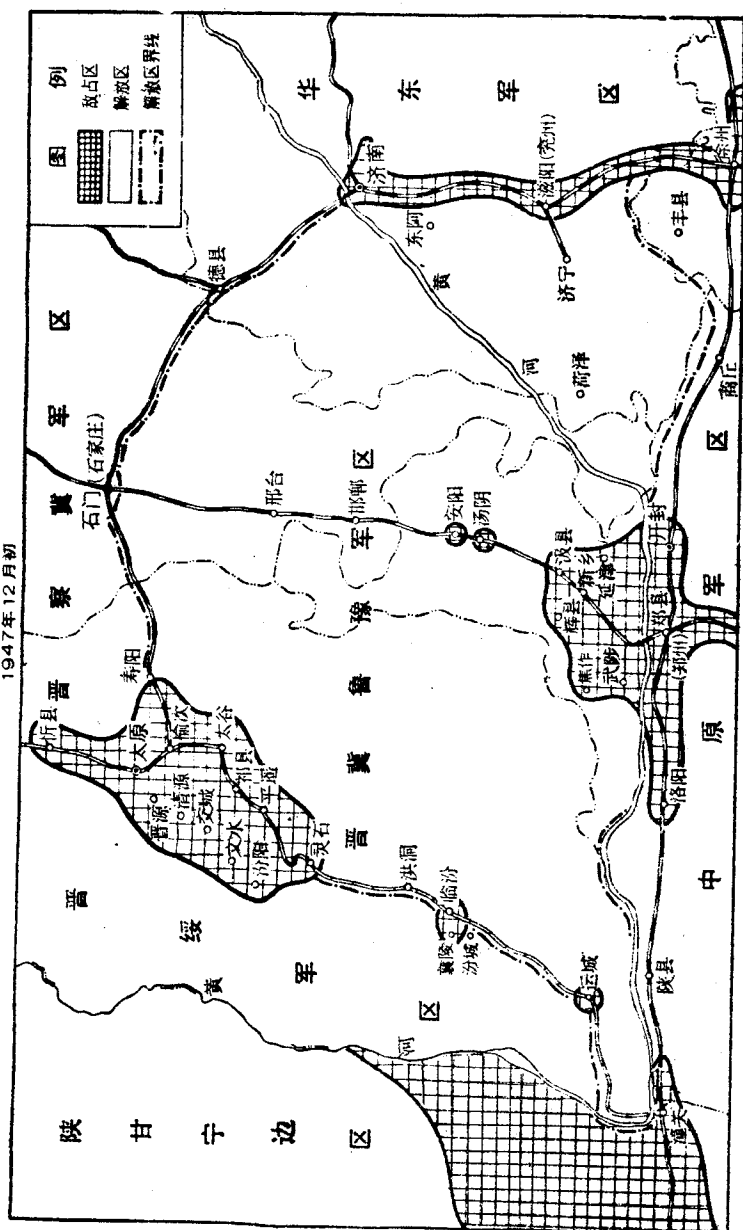
1989年11月 第1版 1989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750册

ISBN 7-5378-0119-3

I·126 定价: 2.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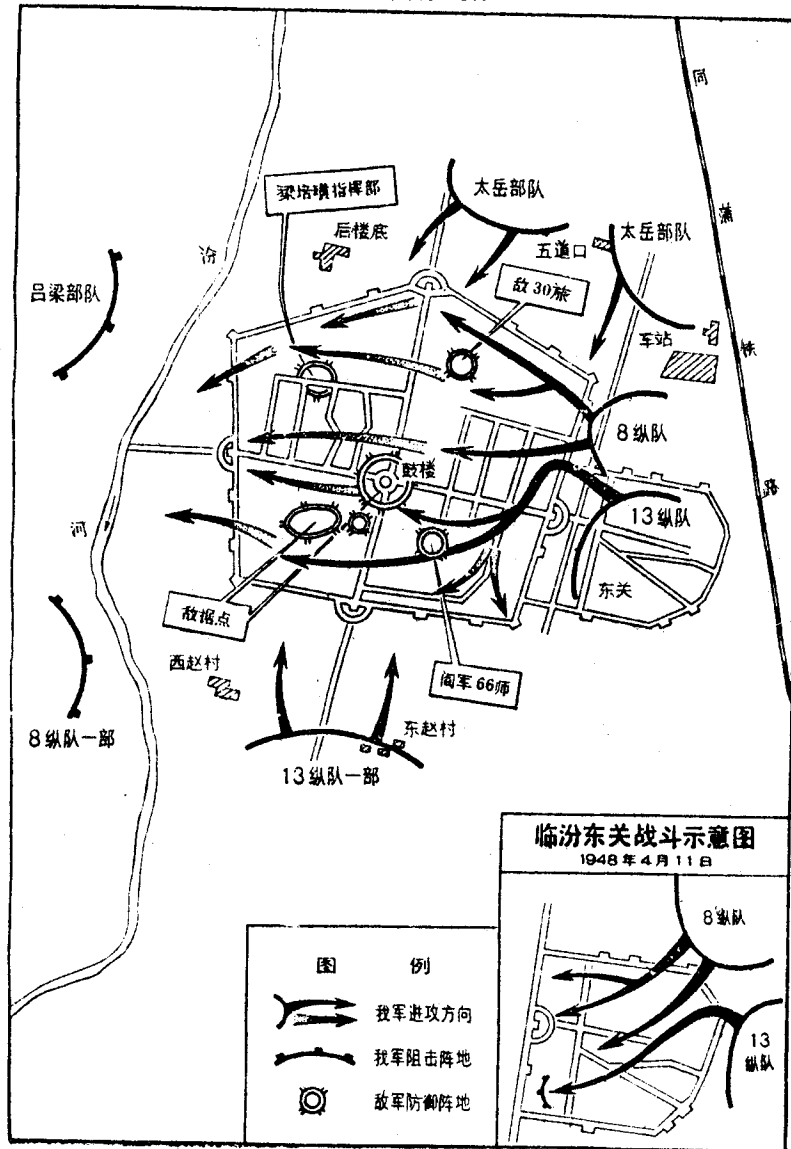
1947年12月初



编 绘
章 业
希 开
乔 范

临汾战役示意图

1948年3月-5月



乔希章 编
范开业 绘

《鏖战七十二昼夜》及其作者

(代序)

彭 勃

当我听说反映临汾战役的长篇小说《鏖战七十二昼夜》，即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印行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是临汾战役的亲历者，又是获得“光荣的临汾旅”称号的部队成员，知道这次战役的意义；我还是本书作者的老熟人，知道他的写作能力。我愿意以《〈鏖战七十二昼夜〉及其作者》为题写点看法作为代序。

临汾，这个晋南平原上最大的城市，自1947年解放运城之后，成为蒋介石、阎锡山统治的晋南仅剩的一个孤立据点。麇集了蒲县、襄陵、大宁、安邑、夏县、浮山、洪洞、汾城、新绛、曲沃、绛县、临汾等14个县政府、4个专员公署，以及千余名逃亡地主恶霸，还有一批由保警队、还乡团组成的民团，统一由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指挥，其主力是胡宗南所属的30旅、27旅的炮兵营，阎锡山所属的66师，加在一起有25000余名，据守在临汾南北30里狭长地带。我解放军如能拔除此一据点，不仅晋南全获解放，使晋冀鲁豫和晋绥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使阎锡山孤立太原，

失去一切屏障；同时对支援西北、中原战场也十分有利。因此，临汾攻坚战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在解放战争史上，山西革命史上均有其光辉的篇章。然而，进行临汾战役并非轻而易举的。常常是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经过七十二昼夜的浴血奋战，才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因为，临汾城是尧帝建都的古城，被称为“卧牛城”。那城墙是自然地形砌成的，城内地势高，城外地形低。高度是三、四丈，厚度是六、七丈。城墙顶上并排能跑四辆大车。城墙外围有一条三、四丈宽的深壕，再加上精心构筑的纵深阵地，四周围的地堡群，自称是“铜墙铁壁”。而我军，却没有轰开城的炮火。面对着这个坚硬的“乌龟壳”，我军只有实行“土行孙战法”——挖地道到城根，装上众多炸药，轰开城墙缺口，才能以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冲锋陷阵，歼灭一切敢于顽抗之守敌。可是，要扫除其外围星罗棋布的据点，要挖很长的地道以接近城根，是要经过激烈的争夺战的。特别是地道战，更有特殊的艰难困苦。有自然的、科学的诸多问题；地道挖深之后，如何出土，如何通风，如何解决缺氧，如何处理和测量地道的经过外壕凹形工程，都是既要靠认真测试，又主要靠牺牲精神来克服人所难承受的困难。特别是，在挖地道的进程中，上有敌人用飞机扔炸弹炸坏的危险，还要同敌方挖来的破坏地道做生死搏斗。因此，临汾战役的七十二昼战，是鏖战的七十二昼夜。这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启示。

《鏖战七十二昼夜》，虽然是小说，但是反映临汾战役的小说，因此，不能脱离具有上述特点的框架。只有充分反映了这个框架，才是反映临汾战役的作品。同时，作为小说还

必须有充分反映临汾战役中那些军官和士兵、干部和群众的艰苦卓绝的牺牲奋斗精神的人物和情节。那个年代的人物，那个年代的情节，均难以离开他们的挚着的追求，没有远大的奋斗目标是很难具有那种团结牺牲的凝聚力的。这部小说里许多人物和情节，使我们看到了一些熟悉的战友们的影子、难忘的使人敬佩的形象以及扣人心弦的情节。使人读后，认定：这就是那次战役！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熟悉的老同事。他是一位1947年在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又经过部队三十年磨练的业余作家。他利用业余时间，写过许多小说和报告文学，发表在《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报》上。1960年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临汾旅》一书，曾多次再版，1978年还作为重放的鲜花予以重版。他掌握了大量的有关临汾战役的资料，许多人和事都在他的脑海里储存着，而且掌握写小说的方法。现在，北岳文艺出版社请他来撰写这部小说是最佳人选。此书可以为反映临汾战役的电影和电视的剧本提供坚实的基础。

对于我曾亲历的战役，我所熟悉的作家，说了以上的看法，如有不妥，仍望得到指正。

1989年5月于金陵

孟雪梅来了！

这消息象一股风，吹遍了临汾城外的四乡八邻。城南挂甲庄的男女老少都象看稀罕似的以各种方式瞅着她。一些大闺女小媳妇，半掩着门偷瞧着她；有些年纪大的老爷们在街头巷尾装着拾粪或干活儿，斜着眼睛觑着她；一群群三十郎当岁的壮小伙子们，大多直眉瞪眼的随着她身形走，甚至有人流出哈啦子，在孟雪梅回头嫣然一笑的时候，这些人的脚步停了，象听到统一的口令似的站下了，脸上露出一股满足的笑容——这笑容是对孟雪梅嫣然一笑的反馈。

只有少数人把目光转移到孟雪梅屁股后头的两位年轻姑娘。这两位年轻人可不一般，一个长得人高马大，比孟雪梅高出一头，后背板平肉厚，那劲头能拽住一头惊牛；另一个长得横宽体壮，两腮上长着麻点，因为肤色黑，倒也看不清爽。这两个人，小伙子们一边打量一边咋舌：“乖乖隆的冬，谁敢沾边，非把你甩出八丈远不可！”是当警卫员的材料，才能给孟雪梅当差，也还因为她俩的长相正合孟雪梅的要求，才调在身边当警卫。可孟雪梅这个安排打算，小伙子们怎么能猜透呢。

直到孟雪梅进入铁八旅的大院，人们也没有平静下来，人们按照志趣相近组合起来，三一群五一伙的议论开来：

“孟雪梅果然名不虚传，象个游击队长的样子。”

“哪儿象？”

“长得象。身材不高又不矮，不胖又不瘦，不白也不黑，黑眉毛，大眼睛，白脸膛，一笑俩酒窝，谁不想多看两眼。”

“派头象。腊染兰花褂子扎在宽皮带里，胸前鼓鼓的，背后板板的，屁股圆圆的，盒子枪的红穗子飘在胯股下，象火苗子撩拨着人们。”

“大鼓书上都说：馋得小伙子流口水，吓得白狗子跑断腿！”

“你瞧她那眼神，眉毛一皱，眼睛一瞪，连土匪出身的壮汉也低头服软，要不然，怎么能带那么大的队伍呢？”

“她队伍有多大？”

“光女游击队员就有一百多，男游击队员听说有三四百。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烧锅的，打铁的，扛锄的，打把式卖艺的，打卦卖药的，也有拉杆子绑票的。听说，女的里头也有破鞋、暗门子的货。”

“嗯，她本人就是被她前夫先奸后娶的。”

“可不是嘛，她前夫是铁军基干，小叔子是新军骨干。她和哥俩是邻居，她恋的是小叔子。那曾想到，恋人参加汾东支队之后，却被他哥哥给强奸了。（这个孟轲的七十几代后裔，虽然想冲破她祖先制订的罗网，但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她只好委屈求全嫁给了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畜牲。”

“后来呢？”

“强扭的瓜不甜，兔子尾巴不长。到了铁军打新军的时候，敌我分明，夫妻反目。络腮胡子投靠了梁培璜，当了临汾城的侦缉队长；这孟雪梅上了山，当了游击队长。”

“这里边有故事，你详细说说。”

“等有了闲工夫，咱们再闲磕牙。”

“听说她小叔子就是神出鬼没的李云龙。”

“是嘛。这李云龙不就是铁八旅的侦察排长吗？”

“可不是嘛，要不然，她来干什么！？”

“这是唱得哪出呢？是《穆桂英下山》，还是《穆桂英招亲》呢？”

2

孟雪梅来得正好，铁八旅的一揽子会议正在召开。

“一揽子”会议是战前多种会议的一种十分紧要的会议，吸收除党委委员以外的有关人员参加。孟雪梅就是应邀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孟雪梅一走进召开会议的大殿门槛，整个会场一阵骚动。王旅长和严政委不约而同的站起身形，超前同孟雪梅握手，表示欢迎。其他人也不由自主地把目光集中在孟雪梅身上。仿佛她的身上有一股磁力使人们的眼球随之转动。那齐刷刷黑油油的短发随着头部飘摆着；那白皙皙带着诱人酒窝的脸颊嵌着一对水灵灵的眼珠，多数人在她的扫射下都感到她有意青睐；那健壮又丰满的又带有着女性独特魅力的曲线美，被斜挎的枪背带和束腰的牛皮带扎得紧紧的，线条更显得突出；脚上穿着可能是戏箱里的短腰武打缎靴，托着黑绸灯笼裤，显得潇洒俊逸，这形象出现在一色灰色军装的中青年男性军人面前，不仅使人们眼光发亮，而且满室生辉。在旅长、政委握手之后，团长和团政委们也争着同她握手寒暄。

特别是老虎团团长孔令威一边握手一边说：“你好，你好，你好！”也不知是问候还是称赞。

孟雪梅对孔令威这股热情劲弄得一时懵懂了。孔令威那两只直射到孟雪梅脸上强烈的目光和两只边摇边握紧的有力大手，再加上口若悬河似的“你好”声，给孟雪梅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但摸不清何意。孟雪梅感到手指被挤得发疼的时候，一种条件反射式感官，立即使她作出回答：手上加劲！孔令威“哎哟”了一声，迅即撒手，退了两步。

孟雪梅同孔令威过去并不相识，闻名没有见过面。今日骤然谋面，孔令威被孟雪梅的风采惊呆了，孟雪梅也被孔令威的行动吓懵了。她见过多少阵仗，却从没有象此时此刻这样突然来了个男女之间眼神撞击和手掌交流，虽然象电光雷火一闪即逝，可留在脑海里的印象确是深刻的。这一瞬间，她把孔令威同李云龙作了个比较。孔令威和李云龙好像是同龄人——都是三十来岁，长得都很英俊，李云龙那个苦孩子生了一张白净富态的脸；孔令威这个年轻的老团长似乎经过硝烟太多，一副紫铜色脸膛，两只铜铃似的大眼珠，闪烁着一种刚毅的英气，那两只有力的大手，可以捏碎粗瓷酒杯，有使不完的精力。这是一种容易使妇女钟情的男子汉！那锋芒直射心灵的眼光，只有成熟了的女性懂得它的含意，常常是企盼这种目光袭来，又往往浮起红云难以把握心猿意马……孟雪梅的脑海里闪现李云龙的临别泪眼，她突然感到对孔令威这一霎那间的情感波澜有愧于青梅竹马的恋人，那手劲是一种力的反击又是一种感情的反馈，有一种交织的说不清的滋味……

这一瞬间，目光和手劲的交流，只有他们两人体验最深

刻，但经验丰富的王旅长却有所察觉，他对大家说，“暂时休会。我和政委同孟雪梅同志交换一下情况。”

他们来到旅部作战室。

剩下的人在大殿内外自由结合聊天。

“这次作战是野战军与游击队协同敲乌龟壳啃骨头。”

“敲乌龟壳，要女兵何用？”

“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将来咱们的家属队该添新人了。”

“别走邪门歪道呵，小心严政委批你！”

孔令威把手指头甩开来，减少一点骨节疼痛。他的团政委马骏关心地问：“怎么？叫个女将给打得骨断筋酥，栽啦！”

孔令威说：“这不是女人，是个打铁的！”

“服了？”

“服？我孔令威还没服过输哩。”

“有机会再较量较量，拿出你在北京天桥砸石头的功夫来，把她当中幡耍耍，怎么样？”

“嘘！小声点，别叫人家听见。”

3

“你来得正是时候！”王旅长一走进作战指挥室，就边说边拉开遮盖作战地图的帷幕。他指着临汾城外尧庙说：

“这尧庙是临汾的飞机场，也是目前临汾通向外界的空中渠道。昨天，也就是三月五号，我前线指挥部破译出胡宗南给临汾守敌第三十旅旅长尹瀛洲的紧急电报，中央军委也发来

同样内容的紧急通报，得知胡宗南为挽救其在西北战场的失败，顾不得临汾之垂危，急于运其三十旅到西安。根据这个形势，徐向前总指挥从大局着眼，决定在三月七号凌晨以前，拿下尧庙飞机场，阻止敌人运兵，以策应西北战场作战。”

王旅长一看手表，“现在时间紧迫。你的游击队在七号午夜，三面包围尧庙飞机场，只留他们进城的一面。位置在主力部队外围的射程之外，不叫一个敌兵漏网。主力部队打下飞机场之后，立即撤退，然后由你们收拾飞机场的残局。如果你们愿意，就在那里安营扎寨。”

孟雪梅一听就喜形于色。自从打下运城，这临汾城就成了孤立据点，也是所有晋南地区残余匪帮的集中地。里面有四个专员公署、十四个县政府、千余名逃亡地主和他们的散兵游勇。这尧庙据点是曲沃保安团负责守备的。她对这些手下败将并不放在眼里，只是要找机会“吃”掉这帮匪徒以解心头之恨。她的前夫李天霸就是这帮匪徒里最心毒手狠的家伙，如今当上了梁培璜的侦缉队长，更是无恶不作。她恨不得插翅飞进城去取这坏东西的项上人头！她向王旅长说：“我保证配合主力，全歼这股匪徒，决不让他们登上飞机！”

王旅长说：“来，你同主力团长孔令威同志见见面，你们详细研究一下协同作战的具体部署，怎么样？”

“好！”

王旅长和严政委带着孟雪梅又回到了大殿，叫过孔令威：“来，时间紧迫，你俩找个地方研究一下协同作战的部署。不要有漏洞，务必全歼！”

“是！”

孔令威说：“警卫员，把我的菊花骢牵来，送给孟队长。”

警卫员忸怩地说：“那您骑什么？”

“拉过大青马来，请它为我服务了。”

孟雪梅一听：“初次见面，怎好接受您的厚礼？”

孔令威把手一挥说：“时间紧，任务急，你得赶快回去部署。我送你一程，咱们路上说吧！”

警卫员正在解开菊花马上的鞍鞯往大青马上移，孔令威制止了，说：“好马要配好鞍鞯，人情要送到家。”说着，把菊花骢拉过来，“队长请上马！”

孟雪梅一下子羞得满脸透红，这情景如同山区里新郎接新娘的风俗，怎能使她不害羞呢。她看出来这位年轻的团长对她是一见钟情，又送马，又说要配好鞍鞯，使她的心弦弹奏起一曲恋歌。她象一个服从命令的士兵，乖乖地上了马，接过孔令威递过来的皮缰绳，两腿一夹马肚子，菊花骢就迈开了四蹄，踩出清脆的蹄声。

孔令威上了大青马，马前蹄扬起来，打着响鼻，接着向前一扑，就四蹄翻飞地追上了菊花骢。原来这大青马和菊花骢是一公一母一对儿，孔团长骑上菊花骢的时候，警卫员总是骑上大青马紧跟在后，这几年来从未分离过。当大青马同菊花骢并辔而行的时候，孔令威说：

“好，咱俩密谈一番。”

孟雪梅听出这双关语来，脸上又增了一层红晕，假意说：“谁跟你密谈！哪有见面不到一个时辰就密谈的？”

孔令威笑着说：“军事机密嘛，那能不密谈呢！”

“那还差不多。”孟雪梅这个大方、爽朗的人，今天被

这个青年团长挑逗得心猿意马，心弦颤动，有一种甜蜜、熨贴的感觉。她听着他的战斗部署和意图，只是点头，记在心里，没提出一点儿不同意见。

在半路上，谈完了战斗方案和部署，孔令威拨转马头说：“尧庙见！”

孟雪梅也兴高采烈地一扬手：“尧庙见！”

孔令威的大青马竟然一扭脖子又跟上了菊花骢，他硬是又拨转马头，把马身子掉向回头路，没想到菊花骢也掉转身子跟过来了。

孔令威一看两匹马的这种情形，微笑着说：“还真够粘乎的哩！”

孟雪梅羞得低下头，抿着嘴儿乐。

“你来打屁股！”

孟雪梅一听，抬起头来，脸色一沉：“怎么说这么没正经的话？”

孔令威一怔，很快就悟过来了：“是打马屁股！”

孟雪梅这才知道自己想到邪路上去了，就扬起鞭子，打了大青马的屁股。

大青马向前一窜，菊花骢也向前一窜。

孟雪梅硬是拨转了菊花骢的马头，呼叫着：“打屁股！”

孔令威扭过头去，扬鞭打了菊花骢的屁股。菊花骢向前窜的时候，大青马又扭转身子向前跟定。

孔令威和孟雪梅都同时坐在马鞍上叹了一口气。真是马通人性呵，恋恋不舍哟！两个人都面带笑容、情感相同，心头嘭嘭地跳。

孔令威打破了沉默，说：“咱俩同时拨转马头，同时打马屁股，就是鸳鸯也得暂时分离呀！”

孟雪梅含羞点点头。

孔令威猛拨马头，扬鞭打马；孟雪梅在孔令威的鞭子落在马屁股上的时刻，她的鞭子也落在马屁股上。两匹马分头向前窜去。这真是痛苦的分别呵！

4

临汾城是以鼓楼为中心通向四方的，在西北方向有一座“镇守使衙门”，如今是防守临汾的阎锡山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的指挥部。今夜整个“镇守使衙门”灯火通明，在大厅的筵席上点着不少又粗又大的红蜡烛，可以说是肉山酒海灯世界。这是梁培璜为欢送胡宗南所属的第三十旅两个团空运西安而设置的宴会。三十旅营以上的军官都来了。他们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地坐在主要位置上，庆幸他们将在拂晓时分登上飞机空运西安，离开临汾这个孤立据点。剩下的正规军只有阎军主力六十六师的三个团，再加上四个没有地盘的专区保安团队，总共也不过十一个团。这临汾城就是个硬核桃也要被敲碎了的。他们只有等待阎王爷的招魂了。陪席的团以上军官、四个专员、十五个县长、一个个都搭拉着头喝闷酒。这那象欢送宴会，简直是吊唁丧会。

梁培璜坐在桌子的尽头，两撇八字胡梳剪得长短适中，靠嘴角的胡子被手捏得向上挠，活象日本仁丹胡。脖领上两

块满金双豆的中将领章在灯光闪烁下熠熠放光，在草绿色马裤呢军服的衬托下更显得金光闪耀。他自己很不满蒋介石嫡系胡宗南在临汾孤城难守的艰难时刻调走两个主力团，等于釜底抽薪，又恰似砍断了他的一支臂膀。心中咒骂着胡宗南这个龟儿子是狗娘养的，脸上却装出一副笑容，端起酒杯，说了一段简短的欢送词：

“奉上峰命令，陆军第三十旅及所属两个团，以及炮兵群，从明晨起，飞运西安，以增强西北战场的歼敌力量。今晚我们设宴欢送，预祝他们在西北战场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并请谢锡昌代旅长转达我对尹瀛洲尹旅长的敬意，我们曾经并肩战斗，共同取得过辉煌的胜利。干杯！请大家开怀畅饮，尽情欢乐！”

这一席违心的话，言则言之，听者听之，头脑清楚，心里明白。许多人知道这梁培璜心中骂着胡宗南的八辈祖宗，口里却说着冠冕堂皇的词句，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阎锡山“铁军组织”的二十八宿之一，是王靖国系的顽固骨干分子。出身于保定军校，历充阎锡山的旅长、副军长、军长等职，是铁杆阎派军阀。他是临汾守城首领，面目又十分冷峻，整个宴会气氛十分拘谨，虽然有一些姨太太、妓女一类的女人陪酒，却没有人敢动手动脚的嬉戏。一会儿，副官贴着耳朵说了句话，梁培璜举起酒杯来，说：“太璞（梁培璜的字）有紧急军务要处理，少陪诸位，希望今霄痛饮，明晨顺利起飞！”说完一个“干”字，把杯中酒一饮而尽，起立而去，人们不由得起立相送。但等他出了大厅的门，宴席上立即变了样子。军官们搂起身边的女人，灌酒的、贴脸的、乱摸的；五花八门，无丑不